



陳子雯

Chan Tsz-man, IV

電影服裝指導
舞台佈景及服裝設計師、藝術家

個人經歷

▲ 陳子雯 (IV Chan)，1978 年出生於香港。

2002 年畢業於美國馬里蘭藝術學院藝術學系 (Maryland Institute College of Art, USA)。2003 年於英國倫敦大學金匠學院深造 (Goldsmiths, University of London, UK)。2020 年，她獲得了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藝術碩士學位。

2004 年畢業回港後投身電影行業，參與的第一部影片為彭浩翔導演作品《A.V.》。2012 年首次作為服裝指導參與製作了王晶導演的電影作品《大上海》，並憑藉此片入圍了第7屆亞洲電影大獎「最佳造型設計」。入行至今參與了二十餘部電影的服裝造型設計工作。

電影之外，陳子雯亦活躍於藝術領域，參加過眾多本地及國際藝術個展和群展。她的作品多以身體為命題，通過雕塑和裝置的形式，探討人類原罪及其淨化。2020 至 2021 年，她獲選加入了香港大館「藝術家工作室駐場計劃」，並在香港中文大學擔任基礎雕塑課程兼職講師。

■ 參與電影

上映時間	作品	職位	出品公司	拍攝地	獎項
2005 年	《A.V.》(導演：彭浩翔)	助理服裝指導	美亞電影製作有限公司	香港	
2006 年	《情義我心知》 (導演：麥兆輝、莊文強)	助理服裝指導	寰亞電影有限公司	日本	
2006 年	《雛菊》(導演：劉偉強)	助理服裝指導	基本映畫有限公司	荷蘭	
2006 年	《滿城盡帶黃金甲》(導演：張藝謀)	助理服裝指導	北京新畫面影業有限公司	中國大陸	
2007 年	《投名狀》(導演：陳可辛)	助理服裝指導	Talentaid International Ltd. 寰亞電影有限公司 摩根&陳影業有限公司 中國電影集團公司	中國大陸	
2009 年	《親密》(導演：岸西)	助理服裝指導	香港電影發展基金	香港	
2009 年	《白銀帝國》(導演：姚樹華)	助理服裝指導	北京保利博納電影發行有限公司 香港晶品電影公司	中國大陸	

上映時間	作品	職位	出品公司	拍攝地	獎項
2010年	《蘇乞兒》 (導演: 陳千松、袁和平)	助理服裝指導	藝海影業公司	中國大陸	
2010年	《孔子》(導演: 胡玫)	助理服裝指導	中國電影集團公司 北京大地時代文化傳播有限公司	中國大陸	
2012年	《花漾》(導演: 周美玲)	助理服裝指導	三映電影文化事業有限公司	台灣	
2012年	《消失的子彈》(導演: 羅志良)	助理服裝指導	英皇影業有限公司 樂視娛樂投資(北京)有限公司	中國大陸	
2012年	《大魔術師》(導演: 爾冬陞)	助理服裝指導	英皇電影有限公司	中國大陸	
2012年	《大上海》(導演: 王晶)	服裝指導	北京光線影業有限責任公司 影王朝有限公司 博納影業集團有限公司	中國大陸	第7屆亞洲電影大獎 最佳造型設計(提名)
2013年	《一代宗師》(導演: 王家衛)	服裝設計助理	銀都機構有限公司 春光映画	中國大陸	
2014年	《賭城風雲》(導演: 王晶)	服裝指導	星王朝有限公司 電視廣播有限公司 博納影業集團有限公司	香港 澳門	
2015年	《踏血尋梅》(導演: 翁子光)	服裝及造型指導	美亞電影製作有限公司 美亞娛樂發展股份有限公司	香港	
2016年	《封神傳奇》(導演: 許安)	服裝指導助理	中國星電影有限公司 博納影業集團有限公司	中國大陸	
2018年	《脫皮爸爸》(導演: 司徒慧焯)	服裝指導	北京劇角映畫文化傳媒有限公司 北京劇魔影業投資管理有限公司	香港	
2018年	《逆向誘拐》(導演: 黃浩然)	服裝指導	香港電影發展基金 創意香港 點對點製作有限公司	香港	
2018年	短片《搵翻自己》(導演: 黃浩然)	服裝及造型指導	點對點製作有限公司	香港	
2019年	《大偵探霍桑》(導演: 周顯揚)	助理服裝指導	電廣傳媒影業 獅門影業公司 天津楓海影業股份有限公司	中國大陸 捷克	
2020年	《熱血合唱團》(導演: 關信輝)	服裝指導	夢造者娛樂 博納影業集團有限公司	香港	
2020年	短片《4x4 四段四分鐘》 (導演: 黃浩然、林子穎)	藝術總監 製片人	點對點製作有限公司 林子穎製作室	香港	
2022年	《緣路山旻見》(導演: 黃浩然)	服裝及造型指導 美術指導	點對點製作有限公司 高先電影有限公司 眾樂文化有限公司	香港	
待上映	《神秘寶藏》 (導演: 陳嘉上、鄭中基)	助理服裝指導	博納影業集團有限公司	香港 中國大陸	

訪問文稿

張西美：我們就由你是怎樣進入電影這個行業開始，你是怎樣入行的？

陳子雯：事緣就是電影美會（香港電影美術學會）辦了一個課程，不過我忘了課程的名字。我媽媽在報紙上看到一個廣告，她就剪下來，告訴我可以去試試報讀這個由美會辦的課程，我看到好像很有趣，也有「美術」這兩個字，所以就想試試。

張西美：你是不是很喜歡讀書？看到你在美國和英國都讀過 Fine Arts（藝術）。

陳子雯：喜歡讀書？也是的。

張西美：在美會（香港電影美術學會）讀的課程裡有沒有學到你心中所想的東西？

陳子雯：你說美會嗎？（張西美：美會那個課程。）算不算我心目中想的……我也是頗驚喜的，因為讀那個課程的甚麼人都有，我覺得很有趣，因為沒有試過像這樣子上課，以及那些老師和平時大學的老師有些不同。

張西美：（老師）都是來自業界的？

陳子雯：對的，業界的 designers（設計師們）。

張西美：你們好像是要了解各部門的工作之後，才專心做美術？

陳子雯：是的，沒錯。那時候是方盈姐，方盈姐是我們的……叫甚麼呢？

張西美：即是主管吧？

陳子雯：主管，其實她對我的 influence（影響）挺大的，她分享了很多有關行內的故事。

張西美：還記得有甚麼嗎？有沒有很搞笑的事情？

陳子雯：我印象很深刻，她說過一件事，說我們現在認識的都是拿獎的設計師，但其實沒有拿過獎的人還有很多很有能力的，還有很多有創造力的設計師。她說了這句話之後，我也好像「叮！」一聲（有啟發），覺得很不錯，這個態度不錯。

張西美：讀完這個課程你就入行了？認識了一些導師便有機會入行？

陳子雯：是的，可能我表現不錯（笑）。

張西美：還記得第一部戲嗎？

陳子雯：第一部當然記得了，第一部是（幫）Silver（張西美：張世宏。）是的，張世宏做我的老大，即是美術指導，我做他的助手，其中一個助手。

張西美：即是美術部，不是（做）服裝？

陳子雯：他是全部都做，我就是負責服裝那邊。還有 Damon（劉凌輝），我們兩人一起幫 Silver（張世宏）。

張西美：Damon 也是你同學嗎？

陳子雯：Damon 不是，他當時已經在做電影了。

張西美：為甚麼對那部戲印象深刻呢？

陳子雯：對那部戲印象深刻是因為我甚麼都不懂，有很多苦力要做，而且因為我剛剛（從國外）回到香港，對香港的路不熟悉，但我們要經常走景。你知道的，一開工就要「打仗」，沒有人會理你的，我們的服裝車一停下來，Damon 就「呼」一聲去了現場，然後我就定在那兒，完全不知道自己可以去哪裡，真的是「where am I?（我在哪？）我應該要去哪裡呢？」曾經試過完全不知道去哪裡。

張西美：你還記不記得那部戲的名字？

陳子雯：叫做《AV》（2005），彭浩翔（導演）的。而且我記得（給演員）穿錯了服裝，拍完了但沒人知道，連不了戲，我（內心）亂成一片。

張西美：那最後是誰發現的，還是只有你自己知道？

陳子雯：我是自己發現的，就和 Damon 說了，然後 Damon 也是戰戰兢兢地和導演說，因為當時 Silver 已經回家了。通常老大們拍到半夜三更就會回家，我們這些助手就留守（在現場）。事情發生在（凌晨）三、四時，我內疚到坐小巴回家的時候，還打了電話給 Silver。雖然是半夜，但是因為我很害怕，不過他當然是沒接電話。

張西美：只不過是遲一天挨罵。

陳子雯：是的。

張西美：是不是這部戲有出埠拍攝呢，去了荷蘭？

陳子雯：這部戲沒有出埠，下一部戲有，下一部是 *Daisy*（《雛菊》，2006），也是（幫）張世宏。

張西美：第二部戲也發現自己有很多錯漏嗎？

陳子雯：是的，因為我要負責洗衣服，初初入行做助手，甚麼都要做，基本上要（做）打雜。那時候沒有服管（服裝管理），我也要擔當服管的角色。別人在外地「收工」（下班）就是放鬆休息，喝杯酒，睡覺，而我呢？我要立刻回到酒店，霸佔那個 laundry（洗衣房）。因為我也想快點「收工」嘛，我就拿著所有演員的服裝立刻去洗，洗完後才有得「收工」。我記得有一次拍完一場槍戰戲，那些血漬滴在了西裝上，我想當然地隨便丟進了洗衣機裡，我也是第一次用洗衣機洗西裝，結果就真的縮水了。最後也是沒辦法，因為縮水了也救不回來，好在演員很友善，幸虧剛好是最後一場戲，沒有出太大問題，那個衣袖短了很多。

張西美：你現在還怕不怕 Silver，看到 Silver 會不會有陰影？

陳子雯：也不會啦，我和他是又愛又恨。我自己這邊是這樣想的，我不知道他怎樣，關係還是 OK（可以）的。

張西美：其實你做電影的速度也很快的，2006 年你有份參與仲文（奚仲文）做的《滿城盡帶黃金甲》。

陳子雯：是的。

張西美：是第一次回內地拍戲，而且是古裝戲？

陳子雯：是的，是很開心的，因為當時我的年齡最小，他們都很照顧我，像爸爸媽媽一樣，我是比較被保護的。而且去到內地工作很多事情不用怎麼處理。

張西美：相對不用太緊張，或者是因為那個製作大一點？

陳子雯：是的，我覺得那時的工作挺 routine（有規律的），早上會有一個時間去上班，然後就專心在一間房裡做設計，接著就是「收工」，每天都很有規律，也不用跟場，暫時不用處理那些東西。

張西美：那這部戲你是否可以提出一些創意，參與創作呢？

陳子雯：有的，開始學習畫 production sketch（製作草圖），但是也有辛酸史。最初畫的時候不知道甚麼叫做製作草圖，以為可以很 free（自由）的創作，感情豐富地……

張西美：像你以前讀藝術時的功課那樣？

陳子雯：對的，我以為是可以的。我最記得是設計（戲中）小王子的皇冠，以為自己可以任意發揮，自作聰明，我就在一張白紙上亂畫一通，所謂的創作。畫完之後我就拿給 Jessie（戴美玲，服裝指導）看，當時我是幫她（做助手）的，然後她看到就「呼」一聲（大吃一驚），她就說：「吓？這樣的圖？我怎樣交給幫你製作的工匠去造這個皇冠啊？他們看不懂這樣的草圖，這麼有性格的圖。」然後我當時很不開心，我花了這麼多心思以為自己好聰明，第一次去了洗手間哭，我想我是真的很受傷，以為自己做好了這件事。從此之後我就慢慢地學習甚麼是 production sketch，慢慢調節我本來很藝術家的手法，學習要拿著那個圖去和人溝通。

張西美：那個皇冠有沒有造到？

陳子雯：有的，有造到。

張西美：所以最後那張製作草圖也是你畫的。

陳子雯：是的，所以也經歷了那個過程。

張西美：上課時沒教嗎？

陳子雯：沒教（笑），沒教這些。

張西美：不過你也是很厲害，一直連續接戲，《滿城盡帶黃金甲》在內地做了一整年？

陳子雯：差不多的。

張西美：一整年，像一個大家庭。

陳子雯：是的，大家的 bonding（關係）很不錯，那時候真的是早晚相見。以及當時這部戲有雄厚資金，我們還去了日本買布，專門找了間古董店，專賣日本 OBI（和服腰帶）的很小一間，好像是一個 hidden gem（隱藏的寶藏）。我們三代同堂一樣，仲文、Jessie 加上我，大家就一起鑽進去，發瘋一樣開始找布。

張西美：所以接下來你在 2007 年又做了《投名狀》，也是這個班底。

陳子雯：是的，《投名狀》就是另一個 style（風格），因為《（滿城盡帶）黃金甲》是真的很 posh（奢華的），所謂的金光閃閃，《投名狀》正好相反，是髒兮兮的，全部（造型）好像難民、乞丐那樣，質感很不同。但我是喜歡的，因為我自己也挺 messy（邋遢）。

張西美：同樣也需要很多手藝吧？

陳子雯：是的，是的。

張西美：另外一部，我自己很喜歡的就是《白銀帝國》（2009），你也有參與，做到這部戲的時候你已經有些經驗了，對古裝或者年代的花紋比較了解？

陳子雯：是的，因為《白銀帝國》是頗男人的戲，即是挺 masculine（陽剛的），以及我們的美術方向也頗 solid（堅實的），很 monotone（單色調）的。

張西美：很多黑色？

陳子雯：是的，基本上是黑色和深藍色，不會跳（偏離）太遠，或是一點深咖啡色，而且因為女性角色不多，只有兩個，主打是造男人的服裝。那個經驗有趣在於，怎樣在那個 monotone 裡造出一些 subtle（微妙的）變化，我在那裡上了很好的一課。原來男士的卜帽是可以這樣玩的，可能那個 curve（曲線）稍微改變一些，斜度再斜一點，或者拱出來多一點，高一點，矮一點，整個感覺會很不一樣。斟酌這些東西我是喜歡的，以及每天對著一堆黑色的布，但又各不相同，是很 poetic（詩意的）。

張西美：2010 年的《孔子》，當時我看過你畫的花稿（即印花圖案），你拿著花稿去織布廠織了很多布。

陳子雯：是的，應該是毛巾（布）。

張西美：所以你已經很習慣在內地攤開紙就開始畫了？

陳子雯：是的，很棒，可能因為內地他們的工廠 provide（提供）的工作環境很大，他們（古代的）服裝，穿起來好像疊在一團，其實攤開來（是很大的）。我們的衣架不是一般的衣架，是真的訂造一些很闊的衣架才可以掛起長袍，有很長的衣袖。我們每天就是要畫這麼大的稿，將（圖紙）攤開在地上，也是好事，因為可以伸展（身體）（笑）。

張西美：剛才說了幾個不同的項目，你覺得自己的能力是在設計圖案方面還是甚麼呢？

陳子雯：我想是顏色吧，對於顏色我是頗 sensitive（敏感的）。例如繡花，我很喜歡配色，Jessie 也全部交給我來做，我是很開心的，因為一朵花我可以嘗試好多種顏色，我當自己是在畫畫一樣。

張西美：你在內地工作時是不是會對著工廠已有的線板，不停地寫號碼？

陳子雯：是的，因為有幾間廠，有不同的線板，（顏色）有很多 gradation（漸變色），（例如）紅色可能有很多種，（看到想用的）我就 mark number（標記號碼），完全不用考慮預算的問題，或者有沒有貨，因為他們（內地工作人員）一定能處理這件事，我就可以很專心地，真的集中在（製作）process（過程）中。

張西美：相對來說，因為是在內地拍攝，所以養成了這種做事方法？在香港就比較難，香港比較少做這些？

陳子雯：香港做古裝真的很少，可能小數目吧。

張西美：你提到繡花，不如講講 2012 年的《大魔術師》。《大魔術師》是一部民國戲，（陳子雯：是的。）有一件周迅穿的長衫？

陳子雯：那個也挺有趣，她那套（服裝）應該是米白色的上身，我參考了一些古畫去處理衣服上的圖，其實我不知道真實（歷史上）會不會在繡花上這樣處理，在那些女裝上，我不知道，但是那時……

張西美：你又過關了？

陳子雯：是的，我覺得如果把那個畫放進去是個不錯的 challenge（挑戰），因為不想總是只有一團花，很無聊。因為古畫中有一些庭園、樹、人，它是歡迎你遊走於那個空間的，我就想試試放進去。

張西美：是不是在內地有很多人接受過訓練畫花稿，或者他們在讀書的時候也會學這些歷史的東西？

陳子雯：你是在說其他的……

張西美：是的，即是歷代的圖案，可能內地有很多人擅長。（陳子雯：是的。）但是你覺得你的手法可能會有所不同？

陳子雯：應該是，我覺得是 twist（轉變）了一點，始終我不是在那個 training（訓練）裡開始學的，我是以一個外人的角度去閱讀，可能會多一個 eye（視角）。

張西美：拍攝《大上海》（2012）時，你開始做服裝指導了，對不對？

陳子雯：是 Jessie 人好而已，她讓我署名（服指）。

張西美：其實到了這個年代，大家的 title（職稱）很混亂的。

陳子雯：是的，其實是的，可能也已經不會太在意了，怎麼說呢，我想這算是一個肯定吧，當你的師父願意和你分享這樣的頭銜時，算是一個 credit（信譽），即是你也可以了，但其實做的事情是一樣的。

張西美：還要處理更大的事情，我看到 2013 年的《一代宗師》你也參與了製作？

陳子雯：是的，一點點，前期有幫忙做張震那間理髮店裡，他們穿的舊上海師傅那樣的制服，幫忙做那些服裝。

張西美：是不是也要幫忙找資料？

陳子雯：也有的，其實有趣的是他們那麼大型的戲，我們只是幫忙做了很少一部分，卻也要做很多很多的資料搜集。

張西美：不如說說那個理髮店（的服裝），你要去找很多照片嗎？

陳子雯：是的，也要的，要查找關於那個年代 cutting（剪裁）的資料，還有那些衣鈕，我忘了那些衣鈕最後是怎樣處理的。

張西美：是不是你告訴我那些衣鈕有一隻「眼睛」？

陳子雯：好像是。

張西美：阿叔（張叔平）需要那些衣鈕？

陳子雯：對，要找那些鈕扣，有時真是挺難找的，因為真的是……

張西美：不知道呢，現在用 eBay 才可能找到舊的衣鈕。

陳子雯：也可能是。

張西美：說說一部比較另類的電影吧，2015 年的《踏血尋梅》。

陳子雯：這部算是第一部由我署名（單獨去）處理的戲。（張西美：有沒有感覺自己……）一開始也有些壓力，但是後來又過關了，那就可以了。有時可能要配合導演，不過導演也很放手的，導演是翁子光。他很有趣，在造型之

前大家還沒正式入組，有一天，他拿了一個公文袋出來，我就想：做甚麼？為甚麼拿個公文袋出來，導演？他打開公文袋拿出來一些雜誌的剪報，他給了我一疊紙：「沒甚麼，我平時自己做了一點點 research（資料搜集），是關於我們這部戲的造型，你看看適不適合。」他講解了一點點，但他不是forceful（強迫性的）。我第一次見到這麼有趣的導演，他的意思是「我其實不太懂，不過這些是我的小 input（建議）」。之後他也是完全放手讓我做，我覺得那份信任給了設計師一劑強心針，尤其在剛剛開始的時候。

張西美：當你開始做服裝指導，也要參與處理和演員的關係，到了這個階段你是否也已經有了很多經驗？

陳子雯：也是的，不知道為甚麼，我挺喜歡照顧一些大家都說很難搞的演員。

張西美：可以說是因為你之前跟了那麼多師父，學會了如何處理。

陳子雯：有可能的。

張西美：這些更難學，不像 technical（技術性）的東西，這些是很注重即時反應。

陳子雯：是的，可能有時覺得自己比較稚嫩，不像阿叔那些大師有一種穩重的感覺，始終會擔心自己在別人面前表現得差一點，但是最後做自己也過關了。

製作組：關於《踏血尋梅》我想穿插一個問題。因為我覺得作為服裝指導或者美術指導，對於美，有時不是同一個標準，因為春夏的角色不是一個很有審美品位的人，在處理這種戲的時候，怎樣將你的審美賦予那個角色呢？

陳子雯：我通常很擔心自己掉進一些 formula（固定模式）裡面，很擔心有些人，或者觀眾一想到這樣的角色就會有（刻板印象），我會擔心自己掉入這種很容易就可以解決的方法裡面。通常我會嘗試融合所謂的 stereotype（刻板印象），再加上自己的一些想法，會嘗試用一個自己的方法演繹。

雖然說春夏那個角色是一個（從事）援交（的女生），但是她（從事）援交的這個身份是導演在劇本中賦予她的，她除了援交之外也可能有其他角色，好像我們一樣，我們作為服指是你們看到的其中一個角色，但我們也有其他角色，例如我是我媽媽的女兒，是 Edith（張西美）的朋友，或者是學生的老師，其實我們每個人（在生活中）擔當了很多角色，所以我會嘗試用劇中沒寫明的東西再（創作）。當我在閱讀劇本時，在理解這個人物的同時，我會加入其他線索在創作裡，我自己會有一些幻想，我會將那些幻想加入這個角色，令到她不要太（單薄），不要給大家的感覺一定是用某種方法去處理。

製作組：有沒有甚麼例子，例如哪一場戲你加了些甚麼？

陳子雯：現在臨時想有點想不到，可能有時是一些小的 props（道具）……我喜歡一些有點 off（脫離實際）的感覺，在我自己的創作裡，我不喜歡一個 set（系列）的設計，我不喜歡搭配得特別合適，搭配的特別相符其實是漂亮的，但我會想辦法「撞一撞」。可能很明顯那隻手錶看起來怪怪的，即是為甚麼這個女生會戴這樣的手錶呢？我會喜歡有這樣的處理，希望多一點懸疑在裡面，我想讓觀眾有一種全面看這個角色的感覺。

張西美：不如再說說另外一部，造型也很特別，《脫皮爸爸》（2018），你能想起一些特別的處理方法嗎？

陳子雯：《脫皮爸爸》，因為它是一種……有一點……我也不知道怎樣去定義它是一種怎樣的 genre（類型），有時有一點 fantasy（夢幻），有時有一點點超現實，所以我在處理那些人物時，用了一種比較 comical（滑稽的）處理，不是那麼踏實的。有些東西會再 accentuate（強調）一點，譬如古天樂服裝的 silhouette（輪廓），他那麼高，但是他的衣服會有一點縮水的感覺，「吊」（縮上去）一點。我經常喜歡找藉口去造服裝，不想去買，在能力、時間許可下我會選擇去造，所以他的恤衫全部都是我選好布去造的，那個剪裁刻意的會縮上去一點，袖子有時又可能會長一點出來，會做一些不同的處理。

張西美：所以做大型的古裝片有一種玩法，做這些小品類型的會有另一種手法。

陳子雯：是的。

張西美：我看到你和黃浩然導演合作了數次，大家會不會 jam（即興碰撞）出特別的東西？

陳子雯：Jam 到的東西他就很放手讓我做，以及某程度上大家有一種共鳴感，可能我們都是七十年代出生的人，我不知道有沒有關係。大家有一些共同的審美……有時我也會和他討論劇本中人物的設定，不單單是對白，大家也會討論如何鋪排，總之有很多想法比較接近。

張西美：說說《封神（傳奇）》（2016）吧？

陳子雯：也可以說說，《封神傳奇》工作起來是挺爽的，即是 love and hate（又愛又恨）。因為（工作環境）很辛苦，即是（拍攝的）地方好像叫八仙¹？我忘了名字，在北京一個很不衛生的地方，我們的（服裝）廠就在垃圾房旁邊，真的在燒垃圾，每天開工的時候旁邊就有一個山的垃圾在燒，我們每天都要經過那裡。住的方面也很差，吃的也沒甚麼選擇，總之糟透了。但是唯一能 compensate（補償）我的就是和阿叔一起工作，這件事是沒有東西可以代替的，其他東西你唯有接受，就捱過去吧。因為阿叔真的很 inspiring（有啟發性），而且當他在很勤力工作的時候，你也不能怠慢，當他的腦袋不停運轉的時候，你要能夠協助他。而且他也是很放手讓我做，所以就……

張西美：你要負責（跟進）執行嗎？大家創作完所有東西，再交給其他人去做？

陳子雯：是的，我們做設計的房間和裁縫的房間是相連的，我基本上每天在裡面走來走去，下單之後我就在裁縫那邊等著。

張西美：所以總而言之你也變成（製衣）團隊的一部分了。

陳子雯：是的，很開心，古裝開心的地方就是，你是由零開始 conceptualise（概念化），然後再去買料，全部細節搭配好，再交給裁縫試板等等，最終造出來。

張西美：他們也會去找布嗎，也會幫忙去找？

陳子雯：也會的，但是阿叔，你也知道的，他很厲害，那些布板真的有幾十箱。

¹ 此處指北京八仙影視基地，地處北京昌平郊區。

張西美：在（《封神傳奇》）這部戲中，服裝方面你覺得哪裡好玩，或哪些是自己覺得最有成果的，試了些甚麼你覺得很開心？

陳子雯：我們的盔甲是挺好玩的。我想阿叔找我的原因也是他知道我玩紙玩得有一手，那些（製作的）forms（形式）他覺得我有能力做得到。你看到的那些盔甲，差不多都是我處理的，整個製作的程序就是我先用卡紙砌一些form出來，一套套地砌，（包括）盔甲的helmet（頭盔）和身上穿的部分，然後就到隔壁的燒焊部，即是「侏儒仔」（曾昭兒）他們，總之是道具（部）那一班同事，我就把這些紙交給他們，隔幾天就變成了銅片了，很厲害，然後就……

張西美：很重的嗎？

陳子雯：很重的。

張西美：有沒有留下來？

陳子雯：我當然沒有留下來了。

張西美：製作的圖片呢？那時候是不是不用畫圖了，直接去造？

陳子雯：直接去做了，直接拼貼的，不會畫圖了，剪剪貼貼。

張西美：那真的是又愛又恨。

陳子雯：是的。

張西美：我們不如問一些有關工作方式的問題。從概念、方案、到fitting造型的過程你覺得最困難的是甚麼呢？造型時會不會永遠都是「死了，死了」，好像考試一樣？

陳子雯：是會有一些擔心的，也會緊張，因為你未……

張西美：是不是很多時候你第一次見演員，就是在造型時才見到？

陳子雯：也不是的，會事前見一見幫他「度身」（量尺寸），感受一下。但是最搞笑的是，我最開始就是做試穿的那個人，以前跟阿叔、仲文工作，男裝我也試，女裝我也試，我也不知道如何是好。因為他們試不了嘛，就說：「你個子小小的，就你能穿得下你來試試吧。」以前幫嘉玲姐（劉嘉玲）造型，我們有時要去買晚裝，然後也是對我說：「你穿吧。」「吓？好吧。」我一個小女生那樣，穿著這些成熟女人的衣服，很搞笑。

張西美：也是一個很好的經驗。

陳子雯：是的，是一個很好的經驗。

張西美：即是試穿一下不同衣服的感覺。

陳子雯：是的，習慣之後當自己做（服指）時，男裝、女裝只要我穿得下，自己也會試一次。

張西美：如果遇到演員認為自己的服裝不應該是這樣的，即是不滿意那個造型，通常你們也會溝通討論嗎？

陳子雯：會的，其實不會有太多這樣的情況發生，好在我比較幸運。試過造型前給演員看一些參考圖片，他一看到裡面有一張相是高領衫，就說：「我不穿高領衫的。」「OK，可以，沒問題！」就是這樣，我覺得事前溝通是重要的，能夠免卻之後的不愉快，我覺得是要先溝通清楚。

張西美：這個會不會是一種手段呢，為了可以得到多一些資訊，知道演員在想甚麼，就放多一點不同的東西看看他們的反應？

陳子雯：我沒有刻意這麼做，但我也挺 open（開放）去聆聽的，我覺得那個過程是重要的，聽聽演員的心裡話，或者他們自己的「心魔」（笑）。我會尊重每個人自己的看法，也不能完全 ignore（忽略）他們。你也希望演員可以舒舒服服地表演。

張西美：這裡有個問題是特別為你而設的。（陳子雯：好害怕！）你最近去了中大（香港中文大學）讀書²，或者我們開始把你歸類為藝術家。其實電影是一個商業行為，你做服指其實也要計算預算的，要省著預算來做，你覺得做服指，和你做藝術家，在這兩種角色裡面，有甚麼不同呢？

陳子雯：很明顯的不同在於，所謂自己創作，做自己的藝術品時，你自己就是創作的導演，即是你沒有另一個導演、另一個監製，或者有一個人去控制你的 direction（方向）；但是當你要去服務一部電影時，要兼顧很多個 voices（聲音）。我想這是最不同的地方，因為自己創作始終（由自己把控）。

張西美：如果倒過來說，參與電影的經驗對你現在的藝術創作有甚麼影響呢？

陳子雯：我覺得，這麼多年的電影工作讓我吸收了很多東西，尤其是對人生的看法，我想是對人，對 human body（人體）那種 sensitivity（敏感度），都是來自於我做 costume（戲服）時的經驗。我遇到很多不同的演員，要處理他們的身體和服裝的關係，那個訓練對我現在的創作（有影響）。我現在的創作其實都是圍繞身體的，不知道為甚麼脫離不了這個主題，以及我也不知道是哪件事先發生的，即是可能根本上我一直有這個想法，然後就衝去了 costume 的世界，然後又出來，但又好像……

張西美：也是因為你要不停地將衣服和人匹配。

陳子雯：是的，是的。以及我覺得布這個 object（物質），這個溫度……它講了很多人的故事，我對它的著迷點真是無法脫離。

張西美：好像大家都覺得藝術家不懂計算預算的，你呢？

陳子雯：No（不）！我做的很好，我很少 out budget（超預算），我真的通常都是 within budget（預算內）完成工作。

² 2018 年至 2020 年，陳子雯就讀於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碩士（藝術創作）課程。

張西美：你做助手的時候是否就要開始幫忙計算了？

陳子雯：反而不是，反而我在做助手的時候很悠閒，我覺得 Jessie 真的是……分開兩個派別來講吧，我幫 Silver 的時候是另一件事，等我幫 Jessie 之後，人生好像遇到轉折點一樣。（幫）Silver 那時，因為我是第二助手，所以其實不太需要管預算，他們撥了一個很小的 amount（數目）給我，我就在這個範圍內慢慢花，不要超過就好，不用理會整體預算，因為我是做助手的，處理的是很小部分的預算，大預算不關我的事。之後幫 Jessie 的那些戲，預算的事情我根本不需要過問，因為他們真的有雄厚的資金，我又可以不用理會。當我自己出來（做服指），開始去處理自己的戲，就要看預算了，但是迄今為止也還可以。

製作組：因為看到你是讀藝術的，先是在美國 Maryland Institute College of Art（馬里蘭藝術學院），然後又去了英國 Goldsmiths, University of London（倫敦大學金匠學院），但當你回國後做的電影是以古裝戲偏多。（陳子雯：是的。）我覺得這一點很有趣，你在做設計的時候，會從哪一個角度出發呢？有些人可能覺得遠觀一些好一點，會用外國文化中的一些想法？可以探討一下這個問題。

陳子雯：我想我沒有太正視過這個問題，沒有去回想自己那時候是怎樣處理的。我自己覺得……不知道是不是在美學方面……我用雙眼看事物的角度，應該受到一些西方的影響，等我再回來中國拍戲的時候，反而感覺挺新鮮的。我從小在香港長大，一直到十八歲左右，其實自己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認識是很薄弱的，真的很薄弱，所以我很慶幸在我二十多歲的時候，能夠有這麼長的時間在內地工作。拍古裝戲的時間都很長，我那時對中國歷史的知識也很薄弱，但因為要做這些戲，我就做了很多 research。我應該也會帶著一點 Western（西方）的 eye 去看這些中國文化，這一方面的美學，我不知道怎麼講，但對於我來說是不無聊的，我是很新鮮地去看這件事，可能是這樣一個好奇心令我更有熱情去做創作。

製作組：因為我也是剛剛聽你講到周迅那件服裝的創作，我就覺得，可能經常做這些戲的人，一直沉浸在歷史資料裡，他們跳不出來這些框框，反而你是可以的。

陳子雯：是，可能是，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……例如我的訓練是做 installation（裝置）……怎麼說呢，例如我做自己的創作時，會有幾個 layers（層次）的資料，我可能會將兵分兩路的東西融合在一個整體裡，或許我在（服裝）設計方面也想有這些挑戰。

張西美：或者起碼你有這個能力把那些東西結合在一起。

陳子雯：可能是。

訪問日期：2021.11.03